

梁羽生著

笔·剑·书



笔·剑·书

(香港)梁羽生 著
责任编辑,刘谈夫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1
字数: 128,000 印数: 12,000

ISBN7-5404-0305-5

I·238 定价: 2.45元

开场白（代序）

前 记

一九八〇年三月，我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写一个名叫“笔·剑·书”专栏，写了将近一年光景，现在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这本小书，大部分就是选自这个专栏再加上在其他报刊的同类性质的文字辑成的。因此就借用当年在《星洲日报》所写的“开场白”作“代序”吧。

开 场 白

我本来是从事文史工作的，以偶然的因缘，写上武侠小说，不知不觉，在刀光剑影之中，已是浪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了。多年前我曾借履龚自珍的一首诗：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答复一位对我期望甚深的朋友。最近我想“铜盆洗手”（没有钱买金盆，所以只能用铜盆），“闭门封刀”，他也集了龚自珍两句诗给我：

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

劝我不要“封刀”。

但对写武侠小说，我实在有点疲倦了，为酬朋友雅意，多写两年，无论如何，在我写满三十周年（一九八三）的时候，我是一定要“封刀”的了。

我是比较喜欢写“随笔”一类文字的，不拘内容，不论格式，说得好听是“谈古论今”，其实则是“东拉西扯”。有兴趣有材料就写，没有就不写。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和百剑堂主、金庸二人，在一张报纸上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后来出了单行本。这个专栏，其后因“各奔前程”而结束，但我还是相当怀念这个专栏的。事有凑巧，去年（一九七九）十月，《星洲日报》董事经理兼总编辑黄溢华兄来香港，和我谈起，说是《星洲日报》

也希望有这样一个专栏。溢华兄是我多年老友，老友有命不敢违，只好再作冯妇。

武侠世界常有“论剑”之举，我写的不是武侠小说，这“剑”当然不是剑客之剑，而是文坛上的“剑”。论文坛之“剑”，少不免要涉及“书”，我写的这个专栏是以谈论作家及其作品为主而旁及其他的。成语有“刀笔”一词，但其含义则是贬多于褒的。我的文字绝不配成为“刀笔”，也不想成为“刀笔”。加上一个“笔”字和“剑”相连，不过是表示我这支笔写的大都是和“剑”有关罢了。这就算是开场白吧。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七日《星洲日报》）

目 录

- 开场白…………… (1)
- 魔女三现：怀沧海楼…… (1)
- 李校的黄山想象诗…… (6)
- 敢夸裙带曳三洲…… (9)
- 章士钊的南湖诗…… (11)
- 陶铸宴章士钊的故事…… (14)
- 章士钊赠陈寅恪诗…… (18)
- 史学大师陈寅恪…… (22)
- 杂写金应熙…… (29)
- 盐摊卖到耐多钱…… (35)
- 你若九十七岁死…… (37)
- 招子庸的粤讴…… (39)
- 卅年事屈指堪惊…… (41)
- “四堂”之后有逃堂…… (43)
- 饶宗颐的诗词…… (45)

榜眼变探花·····	(48)
两个刘春霖与蒋春霖·····	(50)
噢，夏梦，夏梦！·····	(53)
刘郎百看夏梦·····	(55)
唐大郎的“绝唱”·····	(57)
一春尘梦温犹在·····	(60)
王辛笛诗悼刘郎·····	(63)
杂记聂绀弩·····	(67)
萧军捱打记·····	(77)
从萧军想到萧红·····	(79)
浅水湾头浪未平·····	(81)
萧红墓的迁葬·····	(83)
记刘芑如·····	(85)
郑振铎与商务·····	(90)
莎翁诗中译趣谈·····	(94)
梁宗岱与《水仙辞》·····	(97)
水仙花情意综·····	(99)
中国的《水仙辞》·····	(101)
众神默默听回声·····	(104)
打上帝的耳光·····	(106)

- 安徒生的童话……………(108)
- 中国作家写的童话……………(110)
- 梦境是一片胡言? ……(112)
- 梦识的解释……………(114)
- 杂谈元旦诗……………(116)
- 两面派怎比拗相公……………(118)
- 借用唐诗发牢骚……………(120)
- 《蓝妃曲》……………(122)
- 罢官容易折腰难……………(124)
- 扭臂栽头喷气舞……………(126)
- 混派画像……………(128)
- 愿天下都乐……………(131)
- 赵丹画·邓拓诗……………(133)
- 胡风的《和陶》诗……………(136)
- 自比猴王逗玉皇……………(139)
- 小谈王力……………(141)
- 此王力非彼王力……………(143)
- 大字报禁闭容庚……………(145)
- 千秋名士杜林胡……………(147)
- 俞平伯词讽江青……………(149)

说梦古今情·····	(151)
红楼缥缈无灵气·····	(153)
俞平伯论词·····	(155)
“红学”名家周汝昌·····	(157)
周拟曹诗的趣事·····	(159)
另一“昌”吴世昌·····	(162)
吴世昌考证雀金裘·····	(164)
挑曹雪芹的错·····	(166)
冯其庸与陈毓焘·····	(168)
杨振宁讲爱因斯坦·····	(170)
李政道讲《西游记》·····	(172)
杨振宁的父亲·····	(174)
杨振宁论诗及其他·····	(176)
原子物理学家的诗·····	(180)
吴健雄与袁家骝·····	(185)
莫到琼楼最上层·····	(187)
棋盘上的皇帝·····	(189)
棋盘上的兵马·····	(191)
杨绛的《干校六记》·····	(193)
钱钟书的幽默·····	(195)

《围城》·记愧·期待·····	(197)
杨绛的《玉人》·····	(199)
李慧娘·胡芝风·孟超·····	(202)
红梅阁和贾似道·····	(204)
《北齐》诗与《哀沈阳》·····	(206)
马君武与小金凤·····	(208)
《胡蝶曲》·····	(211)
从瘦金体谈到赵佶·····	(215)
最幸运的末代皇帝·····	(217)
“万岁”从来多短命·····	(219)
“圣明”天子半庸才·····	(221)
想起《论语》的故事·····	(223)
何其芳的旧体诗·····	(225)
杜运燮和他的诗·····	(228)
古文字研究的交流·····	(234)
文坛祭将诗·····	(236)
于右任的一首词·····	(239)
于右任的诗·····	(241)
红线女演出的新《王昭君》	(244)

魔女三现 怀沧海楼

“一剑西来，千岩拱列，魔影纵横。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后世评！”这是我在《白发魔女传》中写的“题词”。在我的想象中，白发魔女是来去如风，在群峰之中出没的“神奇女侠”但她并不是“神”，所谓“神奇”，只是由于她在旁人眼中那种“超凡”的本领，只是由于她被某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强烈的性格。

这样的“奇女子”，倘若没有雄奇的名山来供给她做活动的场所，恐怕就会减少她的魅力了吧？

当然这只是我的构思，但值得庆幸的是，我这个“构思”，如今已经成为事实。

长城公司的《白发魔女传》是在黄山拍摄的！

古人有个说法：“黄山归来不看岳”，把黄山的位置放在五岳之上，可见这座名山的享誉之隆。黄山的云海、奇松、怪石、飞瀑……这种种罕见的景物，不正是足以衬托出这种罕见的魔女吗？

《魔女》的导演张鑫炎是曾经和我合作过多次

的朋友，《云海玉弓缘》、《侠骨丹心》，都曾有过令人满意的成绩，对这部更具有特色的《白发魔女传》，我是有信心他能更上层楼的。

在我写的武侠小说中，这部小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也是被改编得最多的一部。曾先后改编成粤语电影、国语电影，和长达四十集的电视片集。

第一个“白发魔女”是罗艳卿，说起来已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一九五七年，李化的峨嵋公司首次将我这部小说改编成粤语电影，由于卖座成绩不错，先后拍了三集，都是由罗艳卿担任主角。

第二个“白发魔女”是李丽丽，她是佳视制作的同名电视片集的女主角。

现在这部正在香港上映的《白发魔女传》，是由长城当家花旦鲍起静担主演，她是第三个白发魔女。

魔女三现，各擅胜场。作为小说的原著人，我是十分高兴看到“新魔女”的出现的。

但在喜悦之中，我也有一些伤感。伤感的是，一位很喜欢这部小说的老词人，他也是一位令我获益不浅的老前辈，如今却已是作了古人，看不到这部电影了。

这位老词人就是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

记得正是《白发魔女传》的粤语电影开始拍摄那年，那时我和刘老尚未相识，他读了《白发魔女传》，特地写了一首《踏莎行》，托百剑堂主送给我。这首词已收入他的《沧海楼词抄》，并有题记，不过《词抄》中有几个字和他写给我的原稿不同，现在我照原稿录下：

踏 莎 行

（题梁羽生说部《白发魔女传》，传中夹叙铁珊瑚事，尤为哀艳可歌，故并及之。）

家国飘零，关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
玉箫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

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
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这首词可说是我这部小说最好的“诠释”，小说的故事梗概、人物性格和悲剧的症结所在他都写出来了，令我不能不兴知己之感。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这份热心，尤其令我感动。

过后几天，他约我在“大三元”酒家会面，选择这间酒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年老，怕冷气，而在著名酒家中，这间酒家当时是还未装

有冷气的。令我惊奇的是，他谈起我小说中的诗词，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他的词是严于格律的，在他的《沧海楼词》自序中，他曾说，他对格律，“虽苦其束缚”，“然又病近代词家之漫不叶律者，故一调之中，如古人平仄互用，则宽其限制，至若孤调之无可假借，亦不敢稍有出入，此余之志也。”而我的词是但凭兴之所至，胡乱填的，恐怕比他所“病”的那些“近代词家”更加“漫不叶律”。他和我讨论我的诗词，当时实在是令我有点惴惴不安。心想不知要有多少毛病，给他挑出来了。但另一方面，我又怕他只是和我客气，不肯挑我的毛病，那岂不是令我如入宝山空手回？结果又是颇出我意料之外，他对我竟似“一见如故”，并不因为和我初次相识而对我一味客气，但也不如我担心那样，因为我和他词风不同，“漫不叶律”，弹得我一无是处。他一方面指出我某一首词的某一个字不叶音律，但也“有弹有赞”，我那些胡乱填写的词竟也颇获他的好评。我学词不成，正是需要这样一位精通词学的长辈指点，但他的谬加赞赏则还是令我汗颜的。在那次谈话中，他也和我详论了“才气”和“格律”似矛盾实不矛盾的道理，令我大开茅塞。

只可惜我忙于写小说糊口，不能专心学词，那次畅谈之后，我虽然也曾到过他的家中向他请

益，但一曝十寒，自问仍是并无寸进的。相识时，
他已年逾古稀，过后几年，他就谢世了。

李楨的黄山想象诗

《白发魔女》虽然曾在银幕、荧幕上一现、再现，但长城公司拍的这部华语片，还是颇有特色的，第一个特色，它的外景是在黄山拍的。古人有“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说法，黄山风景之佳，可想而知。第二个特色，它的插曲是由“正牌刘三姐”黄婉秋唱的。黄是大陆片《刘三姐》的女主角。

长城拍这部片时，曾请前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长李楨（楨斋）和我做顾问，可惜因天气关系，外景队屡受阻延，到最后可以成行时，楨斋和我又都因另外有事，不能去了。不过楨斋虽然不能“成”行，但却“成诗”，写成了《黄山想象诗》五首。诗前题记云：“屡阻黄山之游，然近读有关资料，诗兴勃发，成《黄山想象诗》”。“想象诗”之名甚趣，古人似乎未有此类作品。今录两首。

碁石峰

(笔架山之右，岩石低出横卧于两峰之间者，山脊颇长，奇石甚多，习称仙人对奕。再往右则为丞相观棋。)

碁石天生似匠成 仙人对奕久闻名
悠然局外旁观者 窥测赢输悟转清

笔峰

(从四面下望此峰不甚高，然气势含蓄，上生松树，如生花妙笔。)

绘天鸿笔贴云齐 百炼文锋信手提
千古生花无梦接 群峰何忍序高低

写景抒怀，两臻佳妙。“神游”不逊亲临矣。

他又有一首《读嘉靖新安县志》诗，是写他因神往黄山，而勤读有关黄山资料的，亦甚有趣，一并录下：

读《嘉靖新安县志》(《志》云黄山西北山势中折，望之美太华，有小华山之称。)

蜿蜒峦势发多颠，西北中分小华山。